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洪民 著

JINYUANGI YONGYUN YU ZHONGYUANYINYUN
金元词用韵与《中原音韵》

金元词用韵与《中原音韵》

JINYUANGCI YONGYUN YU ZHONGYUANYINYUN

宋洪民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元词用韵与《中原音韵》/宋洪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04 - 7179 - 0

I. 金… II. 宋… III. 中原音韵 - 研究 IV. H1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4045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高 涵

责任校对 李 莉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

插 页 2

字 数 188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概况	(1)
第二节 研究材料及相关问题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9)
第一章 金元词用韵概况	(18)
第一节 例言	(18)
(一) 阴声韵	(19)
(二) 阳声韵	(20)
(三) 入声韵	(21)
第二节 用韵部类表	(22)
第三节 有关韵部的讨论	(47)
(一) 家麻部与车遮部	(47)
(二) 皆来部、齐微部、支思部	(52)
(三) 寒桓部、先天部	(55)
(四) 江阳部、庚青部、东钟部	(56)
第四节 金元儿化性质管窥	(64)
(一) “儿”字缘起	(64)
(二) 入韵儿尾不妨轻读	(65)
(三) 元曲已见儿化现象	(67)
(四) 儿化之“儿”可不读 <i>ər</i>	(70)
(五) 淄川平舌儿化探源	(74)
(六) 沾化卷舌儿化小考	(83)

第二章 从金元词韵的阴入通叶看《中原音韵》的语音

基础 (88)

第一节 金元词韵中的清入归上 (88)

(一) 清入归上例 (89)

(二) 次浊入归去例 (89)

第二节 冀鲁官话中的清入归上及其再度向阴平的

(1) 转化 (91)

(1) (一) 从沾化方言看清入归上再变平的演变规律 (91)

(1) (二) 鲁北语调的单调性是滨县清入之上不再变平的

(1) 原因 (96)

第三节 由清入归派审视《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 (109)

第三章 山西方言与《中原音韵》——从桓欢韵谈起 (115)

(1) 第一节 桓欢韵的困惑 (115)

(1) 第二节 赣语方音说的检讨 (116)

(1) (一) 从赣方言的语音系统审视赣语方音说 (117)

(1) (二) 从少数独用特例审视赣语方音说 (118)

(1) (三) 从编纂原则和著述宗旨审视赣语方音说 (120)

(1) 第三节 桓欢韵与山西方言渊源关系试说 (122)

(1) 第四节 从八思巴字对音看桓欢韵——从《蒙古字韵》

(1) 的“寒”韵谈起 (133)

(1) (一) 问题的提出 (133)

(1) (二) 对音的怀疑 (135)

(1) (三) o 不作介音 (135)

(1) (四) 元音构型的碰撞 (138)

(1) (五) 结论 (141)

(1) 第五节 从桓欢韵看官话语音的南北二系——兼谈异质

(1) 语言研究 (142)

第四章 词、曲中-n、-ŋ 二尾混叶探因	(154)
第一节 对前说的透视	(154)
(一) 南方方音说	(154)
(二) 自然叶韵说	(154)
(三) 用韵习尚说	(155)
第二节 历史的考察	(157)
第三节 听感的验证	(163)
(一) 吕剧《李二嫂改嫁》	(164)
(二) 豫剧《李双双》	(166)
(三) 豫剧《十二寡妇征西》	(166)
(四) 评剧《刘巧儿》	(169)
第四节 -n、-ŋ 二尾混押源于西北方音说	(173)
余论 对《中原音韵》研究的史的思考	(181)
(一) 研究视域的偏离——关于雅、俗之争	(181)
(二) 撰作目的的探求——《中原音韵》是否为南方人 而作	(192)
(三) 研究方法的得失——音位分析的利与弊	(195)
(四) 双重标准的叠置——也谈韵脚部与韵书部	(198)
参考文献	(204)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概况

《中原音韵》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韵书。就影响而言,它小于《切韵》系韵书,若论价值则比《切韵》系韵书要高得多”(何九盈 2000a: 201)。《中原音韵》是今天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源头,无论是不是直接的祖先;《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的深入,有助于普通话发展史的研究,是近代音研究的重心。正因为它有着如此崇高而重要的价值,所以 20 世纪以来,前修时贤对此书著力甚勤,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有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1936)、陆志韦《释〈中原音韵〉》(1946)、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1985)、刘淑学《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2000)、日本石山福治《考定中原音韵》(1925 大正十四年)等,虽成果多多,但争议也不少,如对其音系性质、基础方言的认定就有北方通语说、大都音说与河南洛阳音说,另外还有艺术语言说;再如《中原音韵》的桓欢韵的性质及其音值的构拟、东钟、庚青两韵互见字的争论等目前也没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对一些事实的进一步澄清,是尽可能地揭示《中原音韵》音系性质的需要,也可视为学术史上的一种检讨。

研究《中原音韵》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利用多种材料进行多层次研究,黎新第先生在《20 世纪〈中原音韵〉音系研究进程与

方法回顾》(2000)一文中就专门谈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原音韵》研究资料的大力开拓和利用,其中包括元曲资料、现代汉语方音资料、八思巴字和汉字对音资料等。而元曲资料遥继廖珣英1963年研究关汉卿现存杂剧用韵之后,鲁国尧1990、1991年研究白朴曲韵,忌浮1988年研究元曲曲尾上的入声字,黎新第1990、1991、1992年研究《中原音韵》“定格”的元杂剧各曲入韵字以及元曲末句、句末仄仄连出字,杨载武1991年研究元散曲用韵,邓兴锋1995、1996、1997年研究元大都杂剧用韵等,都已经初具规模。其中具有开拓意义的是,元曲的音韵研究已经不限于归纳其用韵情况以资比较,还特别注重借助曲律观察其舒声字和促声字在曲句中特定位置上的声调表现,以判断《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究竟是否与元杂剧的实际语言相符合。邓兴锋的研究不是依据作者而是依据特定地域,而且专就一些前此的研究未曾涉及的问题(如韵部关系、单字读音等)进行深入探讨,也是对元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黎新第,2000)。

因为《中原音韵》本为曲韵书,从道理上讲,它与元曲用韵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而对词韵的考察似乎可以看作是跳出曲韵之外来反观曲韵与《中原音韵》,或许对一些问题的澄清不无帮助。正是本着这一指导思想,笔者拟通过考察金元词用韵并与已有的曲韵研究成果相比较来进一步探求《中原音韵》的音系性质,而在考察的过程中则始终以《中原音韵》作为重要的参照,所谓作“互动的研究”(吴葆勤,2003:7)。

关于金元词的用韵研究,鲁国尧(1986,1990,1991,1992)、李爱平(1985)、刘青松(1996)、丁治民(2002)诸先生已导夫先路,对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尽量吸收。上几位先生研究过的词人有江西词人鲁国尧(1992)、山东词人李爱平(1985)、王恽(刘青松,1996)、侯善渊(丁治民,2002)、元好问(鲁国尧,1986)、白朴(鲁国尧,1990)、张可久、张翥、蔡松年、李俊明、刘秉忠、卢挚、姚燧、刘敏中、蒋捷、虞集、宋褰等(鲁国尧,

1991)。面对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将尽量吸收利用。

此外,我们还准备尽可能地从事诗话、词话等文献中钩稽一些资料。充分利用散见于文献中的一些可资参证的材料是汉语史研究的一条成功之路,这已被实践所证明;而只要细细寻检,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也确实往往见宝,如范德机撰的题为《木天禁语》中就有这样一段话:“马御史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声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诗中宜用中原之韵,则便官样不凡。押韵不可用哑韵,如五支、二十四咸,哑韵也。’”这些只言片语便可为我们语言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使我们能够窥见当时诗词用韵之旨趣。

当然,我们也须注意,词至金元已趋向保守,容有迁就韵书之处,我们在具体操作时会作进一步讨论。

第二节 研究材料及相关问题

唐圭璋先生编的《全金元词》共收录金元两代282位词人的7293首词作。其中,金70人,3572首;元212人,3721首,是目前辑录金元词最为完备的集子。该书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版),我们所用的是2000年10月北京第4次印刷本,虽未改版,但重印时(“重印说明”所署时间为1999年12月)加印了唐棣、卢德宏撰写的《〈全金元词〉订补附记》,大大方便了学习和研究者,其沾丐士林之功甚巨。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词调纷繁,变体太多,所以书中有一些校勘的问题。今将与用韵相关的条目列举如下:

1. 姚燧《六州歌头》(《全金元词》第742页下。以下只标页码,不列书名):“灵均不信,木末搴芙蓉。徒自洁,好奇服,茝荷缝。看心胸。霁月光风。似爱莲叟,云难狎,应亦未观,林下澹

丰容。”

词中“心胸”后句号改为逗号，“风”后句号应移至其下一字“似”后，即原句改为“看心胸，霁月光风似，爱莲叟，云难狎，应亦未观，林下澹丰容”。“某某似”是诗词中的熟语，意为“像什么一样”。如唐张九龄诗《湖口望庐山瀑布水》：“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虹霓似”是说瀑布水在“日照”下像“虹霓”一样。与此相似，“看心胸，霁月光风似”意为心胸洞开，光明磊落，如清风明月一般。且依词律，此处的句式为五三三四五式，而非四四三四五式。宋朝王桢同调词（《全宋词》第2715页）句式正同，作“宇宙无终极，千载恨，六朝事，同一梦休，更莫问闲愁”。元代许有壬同调词（《全金元词》第960页）作“何处风丝客，昧平昔，恣厖突，形迹异，天壤隔，剧相排”。句式为五三三三三三。前三句也是五三三式，后边的三三三式是可以变化为四五式的，如王桢及姚燧的词，这是词律允许的，但前三句的程式是不能变通的。所以尽管姚燧的词押《广韵》的东、钟二韵，“风”字又正好属于东韵，我们还是不能认为它入韵，因为它处在句中，而不是句末，这是词律所决定的。

2. 马钰《满庭芳》（第274页下右）：“割断情缰欲索，归物外，无萦无系。无病自在，清闲快乐，修完性命。”

此处断句不确，应将“系”字后句号移至后两字“无病”后，此两字属上读，同时“自在”后逗号去掉，改属下读，从而原句变为：“割断情缰欲索，归物外，无萦无系无病。自在清闲快乐，修完性命。”且此处“病”、“命”皆入韵，与例1“风”字相反，“病”字位于句末，而非句中。这由其同调词排比可证，如其上两首（同页）相对应的句子分别为：“把握玄中妙趣，除心病，修炼似有良医。谁信男儿有孕，不可思议。”“携执增添刚刃，生光彩，辉辉晃耀明堂。詵得邪魔鬼魅，远远潜藏。”（按：后一例第二句原作“生光彩辉辉”，径改如上，因不涉用韵，与文义也无大碍，

故不特别提出)

3. 王喆《满庭芳》(第192页上左):“好看前。敲打闹,里清闲。”

此句语意不明,应改为“好看。前敲打,闹里清闲”。如此方语意通畅,且与同调词相类。此调变体较多,句式多有调整,但与“前敲打,闹里清闲”相对应的则都是固定的三四式,如同调的前两首(同页)相对应的句子分别为“通琼路,显现嘉祥”,“中一点,便是明光”。另需说明的是,王喆词拘于诗韵处较多,此首押删、山韵,故误以仙韵“前”字为韵字是错误的,且据词律及同调排比的结果,句式改动后位于句末的“看”字亦不入韵。

4. 陈思济《木兰花慢》(第722页上):“神仙。旧家洞府,但金堂、玉室画上看。”

句中“神仙”后不应断句,当属下读。清万树《词律》此处或叶或否,且该词叶寒、桓、山韵,“仙”字有入韵可能,但据词律,若此处押韵,则下阕首句“兵余城郭半凋残”的“余”字亦当入韵,其后也应断句;显然,“余”字绝不入韵,那说“仙”字入韵亦有困难。另外,我们还有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三首和词(第722—723页)。今将作者及相对应的句子列如下:刘元“翠蛟对谁或舞,更岩飞、龙凤骇人看”。李德基“危亭晚来极目,胜王维、三昧画上看”。赵若秀“岩前。旧遗仙迹,幻云根、直作画图看”。由刘、李两人的和词我们可以看出,“仙”字不当入韵,而赵若秀的和词则是更有力的反证,若“仙”字入韵,赵何以在此处不和“仙”字而用一“前”字呢?可见“仙”字绝不入韵。无独有偶,赵词断句亦误,即“岩前”不应点断,当属下读,因为“前”非韵字。

5. 侯善渊《红窗迥》(第540页上中):“玄门寻,休胡觅。指汝等、修行端的。常清净、意不浮游,保元精无失。炼阳魂,消阴质。两眉间、神光飞出。通斗柄、斡转天关,抱一轮红日。弃凡情,归真理。击双关、玄门高启。吐神光、射透帘帏,现灵阳

休休。金乌精，玉兔髓。晃乾坤、清华光曜。红窗迥，炳耀圆明，照蓬壶彻底。”

该词应是误合两首为一。首先，从长度上看，该词共100字，该调一般是双调58字或52字，未见如此形制者。尽管此词较之常体句式上有些变化，但在“弃凡情”前分开，上下两部分都基本合乎《红窗迥》的双调体。其次，从用韵上看，“弃凡情”前全押入声韵，后边则全押阴声韵，两者不相杂厕，这不会是巧合，而是词韵中阴声韵、入声韵分别相押所致，而且这也符合侯善渊词作用韵的旨趣。基于此，我们说，该词应一分为二，前一首押入声韵，后一首押阴声韵。

6. 蔡松年《浣溪沙》（第17页下中）：“月下仙衣立玉山。雾云窗户未曾开。沈香诗思夜犹寒。”

“开”当为“関”的形近而讹。此首叶寒山韵，且按律“开”字入韵，但所属韵部距离较大，若为“関”，则音韵和谐。且揆之文义，至“夜”“窗户”尚“未曾”“関”，所以“沈香诗思夜犹寒”。作“开”则句意为“深夜窗户还未曾打开呢”，语意不通。该词存于《明秀集》中，我们据清王鹏运所辑《四印斋所刻词》（附《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清光绪中王氏家塾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在《明秀集》中查检该词，发现此字作“関”。因该形体与“开”相近，故而讹作后者。

7. 许有壬《渔家傲》（第977页上中）：“惆怅久。乱鸦啼断烟中柳。茅屋萧萧连瓮牖。”

“牖”字当系“牖”之误。作窗户义的为“牖”，无“牖”字。近人朱孝臧所辑《彊邨叢書》（上海书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收许有壬《圭唐乐府》（至正集本），其中该词正作“茅屋萧萧连瓮牖”，可证《全金元词》作“牖”字误，应为“牖”字。

8. 王旭《大江东去》（第889页上左）：“且向尊前呼翠袖，歌取阳春白雪。千古兴亡，百年哀乐，天远孤鸿减。酒阑人散，角

声吹上明月。”

“滅”字当为“滅”字之误，形近而讹。从韵律上看，此词叶入声韵；从文义上看，指“孤鸿”消失在天尽头，“滅”字于义为长。《彊邨叢書》收有王旭《兰轩词》，我们据以查检该词，正作“天远孤鸿滅”。

有趣的是，与此相反，谭处端词则讹“滅”为“滅”。谭处端《满路花》（第416页上中）：“趣闲闲、真乐无边。一派滚灵泉。鼎中真火降、永凝铅。虎龙蟠遶，真秀结根源。默默无为坐，独守孤峰，一轮明月流滅。”

首先，该词叶先天韵^①，“滅”当为咸摄字叶入山摄，这在其他山东词人中都有反映；再从文意上讲，既然是“独守孤峰”赏“明月”，就不好再说“滅”，改为“滅”字则文从字顺，指“明月”的光辉倾泻在大地、山岭上。我们查检《道藏》（第25—861页下右）所收《水云集》卷下，该词作“一轮明月流天”。这样既音韵和谐，又文从字顺。但“天”字讹为“滅”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滅”字系“滅”字的形近而讹；即该词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情况，一作“流天”，一作“流滅”，而后者则讹为“流滅”。

9. 陶宗仪《木兰花慢》（第1132页下中）：“平生几番卜隐，到而今、方称列仙臚。问字溪翁载酒，执经弟子将军。”

“将军”为“将车”之误。该词叶鱼模韵，“军”字当入韵，作“车”则谐。从文意上看，“溪翁载酒”对“弟子将车”，有事弟子服其劳，文意通畅，“将军”则难以索解。《四库全书》（1231册）集部（170）·别集类（1231册第636页上右）收有该词，此

① 韵部的称说既要方便，又要有一定之规。我们遵循这样的规则：符合《中原音韵》部类界划的一般按十九部名称，与宋词用韵十八部（鲁国尧1991/1994：138—141）相类的部分采用十八部名称，个别地方亦参酌采用鲁国尧1979年的名称（如台灰部），这一规则贯穿全文始终，包括制表部分。另，行文中单独称某韵的，如删韵，则指《广韵》的部目。

处正作“将车”，非“军”字。

10. 刘因《菩萨蛮》（第784页下左）：“楼前曲浪归桡急。楼中细雨春风涇。”

“涇”当为“溼”之误，形近而讹。“急”、“溼”都属缉韵字，两者押韵和谐；且“楼中细雨春风溼”，字畅语俊，而“春风涇”则殊为不辞。王鹏运所辑《四印斋所刻词》中收有刘因《樵庵词》，其中该词正作“楼中细雨春风溼”，可证“涇”字为误，系“溼”字的形近而讹。

11. 沈禧《鹧鸪天》（第1038页下左）：“购得南山万岁杉。坚逾松柏健逾相。”

句末“相”字显误，王锬（1990）指出“‘相’字失韵，疑为‘檀’字之误”。我们以为是“栢”字的形近而讹。从文意上看，“栢”也是优质木材，《墨子·公输》云：“荆有长松、文梓、楸栢、豫章。”朱孝臧所辑《彊邨叢書》收有沈禧《竹窗词》（朱校明抄本），其中该词正作“坚逾松柏健逾栢”，可证“相”字确系“栢”字的形近而讹。

12. 姚燹《虞美人》（第736页下右）：“新妆又得水苍梳。人道秋风何物不琼踞。”

“琼踞”当为“琼琚”之误，文意上前者不通，改后方畅；从声韵上讲，“踞”为去声，与平声“梳”字不谐，当以“琚”字为长。朱孝臧所辑《彊邨叢書》收有姚燹《牧庵词》，其中该词正作“人道秋风何物不琼琚”。可证“踞”字确系“琚”字之误。

13. 李道纯《满江红》（第1229页下左）：“过去事，须忘卻。”

“忘卻”当为“忘卻”之误，形近而讹；不但语意上支持这种改动，押韵上更有依据，此词叶铎觉部，“卻”为《广韵》药韵字，入韵和谐。《彊邨叢書》所收《清庵先生词》正作“过去事，须忘卻”。

14. 侯善渊《声声慢》（第536页下右）：“稽首同流勿罪，施

宽慈，意莫忡悦。”

据词律，“悦”字当入韵，但此词叶东、冬、钟韵，不谐。我们查检《道藏》（第23—282页下右中）所收《上清太玄集》，该词此处作“意莫忡”。“悦”字乃该字的形近而讹。

15. 王喆《定风波》（第262页上右）：“泥沙脱了出迷律。”

该词押真、淳韵，“律”字应是“津”字的形近而讹。验之王喆弟子马钰的和词而确，马钰和词对应句子为“自然不住饮甘津”（第298页上中）。《道藏》（第25—788页上左中）该词此处确系“津”字，可证“律”字确为“津”字的形近而讹。

第三节 研究方法

利用金元词研究近代语音发展史并进而审视学术史的发展及其得与失，就像对宋词、元曲的研究一样，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固然，对材料进行必要的校勘是研究结论可信的基础和保证，但校勘之后，材料也并非可以等量齐观，而是需要进行离析甄别，这是与金元以降词已渐趋保守的特点相适应的，这也正是金元词与宋词元曲的不同之处；正因材料本身不同，所以研究方法也自然有异。

第一，我们要重视诗韵的影响。这是与我们的研究旨趣分不开的。我们今天的研究以探讨特定时、地的实际语音为主要目的，而诗韵只反映一种功令的要求，与时音已不再存在必然的联系（尽管其形成之初也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从大量纷繁的材料中将这一部分离析出来，以保证我们结论的可靠性。

谈到材料的离析，自然就涉及离析的标准或说依据。显然，我们研究金元词的落脚点是《中原音韵》，也就是最终的做法必定是将研究结论与《中原音韵》作比较，以更好地把握和审视金元语音，所以毋庸置疑《中原音韵》是我们衡量金元词韵的最终

尺度（当然，我们也会运用金元词韵的研究结论来对《中原音韵》进行重新审视、反思）。但并不是每人每词都能接受这最后的检验，有些是要被及早淘汰掉的；淘汰的依据就是完全合乎诗韵，所以，诗韵又是一把尺度，只有过了这一关，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下面我们就从实例入手来演示我们的操作过程和方法。

最容易析出的是元魂痕同用，研究近代音的恐怕没有谁会以此作为时音的反映；但有些情况则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的，不进行仔细分析，这些现象很可能就会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从而使我们得出与事实不尽相符的看法。如姚燧的词《小重山》（第737页上中）叶“晞、飞、闾、归、稀、微、衣”，若径衡以《中原音韵》，则应属齐微部，无合韵现象；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无灰韵字，鲁国尧先生将此命名为“机微”部^①，以此看来，此当属机微部；这是否就是实际情况呢？再进一步观察，我们还会发现，该词押的全是《广韵》微韵字，而未杂支脂之三韵字，尽管后者中的部分字与微韵字同属机微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该词是符合诗韵的。这是一种纯属巧合的偶然现象呢，还是作者刻意为之？若为巧合，则这一发现毫无意义。为准确起见，我们索性全面考察一下姚燧的所有词作。

姚燧词《全金元词》收录49首（第734—743页），今依部类分析如下〔为方便起见，按《全金元词》的版面依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顺序编号1—49，词内换韵的再加（1）、（2）、（3）、（4）等分别之。下边只称述编号〕：

^① 见《元遗山诗词曲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又见《鲁国尧自选集》，第185页。

编 号	韵字所涉 《广韵》韵 目(举平以 赅上去)	合乎诗韵与 否(后标韵 段数)	对应《中原 音韵》部目	对应鲁国尧 1991年(或 1979年)部 目	备 注
26 3(3)	歌、戈	合:2	歌戈	歌戈	
19 20同19	麻、佳	不合:2=1	家麻	家麻	佳韵仅一“涯”字
27	哈、灰	合:1		台灰	
2(2) 15(2)	哈	合:2			
24(3)	泰	合:1			
28	哈、灰、支、 脂、之、微				袭用宋洪皓韵, 不代表姚燧用韵 旨趣
21 3(4)	微	合:2			
16(3)	泰、代	不合:1	皆来	皆来	
23(2) 23(4) 47	支、脂、之	合:3		支微	
7(1)	支、脂、之、 祭	不合:1		机微	祭韵仅一“岁”字
38	支、脂、之、 灰	不合:1		支微(含 灰)	灰韵仅一“推”字
6(2) 24(4) 34 48 16(2)	鱼	合:5			
1 6(1) 15(1) 15(3) 17 44 49	鱼、虞、模	不合:7	鱼模	鱼模	